讀春秋管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十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 孫善恕賢綸 校字

昭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管見 家氏鉉翁曰：昭公乃子野之弟。魯大夫穆叔謂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子野非嫡夫人之子，不當立，其娣子，則襄公諸子有年長當立者。季氏利昭公之幼弱而立耳。昭公越次而立，而猶必書即位者，竊覘聖人之微

旨益正季氏之罪也季氏犯上作亂漸不可制昭公起而誅之事不克濟殞身於外嗣子復為賊臣所擯不得有國若不書即位無以明君臣之分正亂賊之戮故書即位為其有討亂之心與為大夫所立而俯首屏息受制賊臣者不同矣此書即位之變例也按家氏所論推闡透入深處當詳錄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管見]虢杜注鄭地案東虢右為鄭所滅故為鄭地其會于虢者特以會為期焉耳傳謂尋宋之盟而楚之公子圍恐難再先于晉以歃乃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止晉人許之殆未必然蓋盟之有書必為歃用牲加書於其上既盟則埋

之宋之盟距今已五年其楷書猶可出而藏之耶且盟書埋於宋既為鄭地亦無從得而取其書也或者盟書必有貳以藏之讀為書即為識其貳與而亦不可遂謂然也彼盟宋之卿大夫皆攝盟耳其書必首列諸侯之名乃以攝盟之卿大夫附其後也前之盟齊不與焉此來會之齊國弱安所置之又攝盟之卿大夫惟魯之叔孫豹與主盟之晉趙武及與盟之蔡公孫歸生並其成是盟之宋向戌以地主而經不名者此數人得知前他若楚之屈建今易以公子圍衞之石惡今易以齊惡陳之孔奐今易以公子招鄭之良霄今易以罕虎其於以為書之云絕不相符矣從可知此會於虢者自前之盟于宋即約五年以後更為之會以固是盟可不必尋盟也當會之時或前有未與盟而亦欲來會者則可以增一人為亦或前者已與盟而以故不及來會者則又可以更一人焉故值此昭公元年春王正月春秋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公

子圍傳有稱王子者楚子僭王其公子圍必因之汪氏克寬曰宋虢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叙於諸侯大夫之上皆兩覇之辭也齊國弱為齊國佐之子其凡國勝成公末年傳齊為慶氏之難故叙其大夫國佐亦叙國勝而國弱來奔後齊侯使反國弱以嗣國氏至是三十三年於會虢始見為宋之盟無齊不欲成晉楚之並覇也虢之會有齊亦猶利晉楚之弭兵矣孔氏頴達曰經於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故知是陳侯母弟也或稱弟或稱公子者以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章招罪此年奉使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興也此足以廣公羊之說

三月取鄆

管見鄆地在今山東沂州府之沂水縣舊本莒邑其為魯所有蓋在春秋以前及文公十二年莒謀復其故鄆是年又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備莒之圖鄆也後卒為莒所有是以成公九年冬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楚人入鄆自是以

後至昭公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亦入焉而已。其能取乎。但茲昭公元年三月莒取鄆說者皆謂乘莒之亂而取之是矣。觀去年十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今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則其間三月莒之舊君弑。而新君未定。季孫宿輙帥師以乘其亂而取鄆焉。豈不誠然乎哉君大夫既取鄆。傳稱莒人使告於會楚子以魯瀆齊盟請晉侯戮其使叔孫豹趙孟救晉侯請於楚而乃免之殆無是事也。晉楚二卿及諸侯之卿大夫以正月會於虢何至三月而猶未歸耶縱使未歸而前之盟宋與今之會虢經所書者止於許人曹人莒人皆不與亦何緣而得告於會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晉見此秦伯者。秦景公也嗣父桓公榮立。其母弟鍼。傳稱其有寵於先君桓公與景公如二君。焉景公凡在位四十

年卒。值茲昭公元年。已及三十六年矣。亦或慮其子哀公將為弟鍼所偪。不得嗣為後。乃以是年夏逐之。如有罪然故春秋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非不弟。因以弟稱焉。鍼不失其為弟。則無罪。而秦伯欲加之罪。弟鍼懼不免。乃出奔晉。稱出奔。則潛䏢而疾走也。秦伯以何辭加之罪乎。足當謂其富比公室將謀篡奪云爾。夫鍼為先君所寵。又經其兄景公在位久。豈能以不富哉。獨槪傳之侈陳其富者以為出奔至晉時。其車千乘。將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此雖秦伯適晉何國以從備將力。有所不給。亦且勢有所不行也。而謂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者。乃優為之。誣亦甚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illegible]見邾子華。以襄公十七年繼邾子牼立。及茲昭公元年夏六月丁巳邾子華卒。凡在位卜六年。邾子穿嗣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僅見大鹵。公穀作大原。杜注。太原。晉陽縣。地志。秦始置太原郡。其古名為晉陽。後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即其地也。何以於太原而別稱大鹵哉。攷說文鹹地曰鹵。今太原縣其地尚有名大鹵者。與前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箕在今太谷縣。與太原相距總一百二十里。皆狄境所涉。是時狄無分名。至宣公三年四年及八年。始有赤狄白狄之別。由十五年夏晉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春晉復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存者惟白狄而已。故成公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初不必指其為白狄。而但以狄稱。無不可。若晉自交剛之役以來。越茲昭公元年。凡三十九年。狄未嘗為患。而此年六月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者。趙氏鵬飛曰。大鹵屬今山西之太原。在晉之東北。無乃為晉邊鄙之患。而晉敗之。與此為敗狄補說所由。亦不為贅。惟春秋書法簡而該。如僖公八年。但書狄伐晉。而晉

之未能敗狄不言可知此年但書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而狄之已先伐晉亦不言可知矣狄不可縱傳文之世齊宋魯衛皆惟其害此前鑒也值今敗狄于大鹵終春秋而狄皆斂戢不敢以逞則此師可輕議乎或猶以荀吳帥師為荀偃之子好立武功以張其私室所論未免於苛至於敗狄之策傳稱毀自魏舒以為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必不克乃毀車用卒曰自我始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魏舒斬以徇是謂創立非仍舊也然晉之前伐亦狄游氏及甲氏留吁並處令潞州長子屯留境介在王屋太行之間崎嶇險隘為特甚苟不早為毀車用卒何由而滅之耶若所稱毀車為行云云者經趙氏詳釋之其以什共車言以十士共一車之地而與敵鬭意亦未達也惟五乘為三五言向者每乘三人五乘為十五人令五人以伍三五亦十五也此似總毀車五乘之甲士而分編之有可擕而知耳他如為五陳以相離使之卻遠而易於進退其所分之陳首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司馬法

匹之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此其前少後多右多左少及前拒之較前後左右爲少此未嘗其差數何以定之且其布列之前後左右以及前拒許與得決其遇於既而不用否也大抵左氏之言兵法倘以古者車戰之說横貼胸中故雖毀車用卒仍取車乘之名目強爲牽合有如此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管見】陳氏宗之曰去疾長當立則莒本去疾之國也故春秋正之曰莒去疾入于莒不與齊州之舍去疾也不與國人之君展與也此說於入于莒三字語意透

莒展輿出奔吳

【管見】李氏廉曰國無二君常例也衛衎與剽莒展與去疾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奚方入國糾方爭國故不得書

國晉子。今展輿既立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足以見絕。之。之意。若又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按展輿繫以國。只合如此。觧若高氏以為書莒展輿者。若曰是莒之展輿。而非莒之君也。太涉深曲。

叔弓帥師疆鄆田

管見高氏閎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常帥。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以不義取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按是說周匝。

葬邾悼公

管見高氏閎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餘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此論亦確。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管見]初楚共王審無冢嫡有寵子五人長康王昭次公子圍公子比公子黑肱其季則公子棄疾也共王審卒立康王昭在位十五年卒其子立即此楚子麇也既立以其父之弟公子圍為令尹公子比為右尹公子黑肱為宮廄尹此年冬傳稱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境聞楚子麇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疾縊而弒之遂殺楚子麇之二子幕及平夏公子圍自立右尹公子比出奔晉宮廄尹公子黑肱先以使與伯州犂城鄭邑犨櫟郟聞之亦即奔鄭惟公子棄疾猶在楚耳公子圍葬楚子麇于郟謂之郟敖孔氏穎達曰楚子麇為公子圍縊而弒之不經書卒者襄七年鄭公子騑使賊夜弒僖公髡頑而以瘧疾赴於諸侯而經書為卒知此弒楚子麇之跡當日必甚秘而以偽赴故魯史亦承赴書之春秋因而不革也與鄭伯髡頑之書卒同義

楚公子比出奔晉

〔管見〕高氏閌曰公子圍既弑其君並殺君之二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為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於乾谿以此脩其事之始末耳虔即公子圍既即位而更是名也攷虔之為義說文云虎行貌又爾雅釋詁虔固也書呂刑奪攘矯虔疏云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若已自有也此殆其更名之意與至此年楚子麋卒楚公子比出奔晉其公子黑肱亦出奔鄭而春秋不並書者蓋以十三年弑其君虔之公子比其自晉而歸于楚即此年出奔于晉之公子比也是有專罪不得分其罪於公子黑肱故從畧焉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汪氏克寬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來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即聘于魯。蓋霸業漸衰。而欲以恭好結魯也。是賓禮合晉平公之時務以立言。其使韓起來聘之意。當不出此。至左傳因其來聘而飾以餘事。謂韓起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竊計是年韓起來聘。魯孔子方十二歲。易象無傳。何以能觀。魯春秋未經筆削。又安得有可觀耶。且其矢口論贊。與前吳季札之請觀周樂。同其辭皆彷彿似之。既屬不可推究。而又謂韓起自魯適齊。見公孫竈子雅。子雅名其子子旗使見韓起。韓起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公孫蠆子尾。子尾亦以其子子良見韓起。韓起又曰。非保家之主也。亦不臣。此從與前季札之聘魯。而說叔向。謂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其為猶懲無以別。尤屬不近人情之至。則直指為妄而不信可矣。

夏叔弓如晉

［管見］叔弓之如晉以為報韓起之來聘是矣但韓起為晉正卿執政晉侯使之來聘蓋重魯也而公使叔弓報之其執政之正卿如季孫宿者不行則晉侯與韓起必謂公及季孫宿皆輕晉而於叔弓之在晉者詰之有怨懟無怨辭為公能安乎季孫宿又能安乎從可知此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特緣魯以叔弓報聘招晉之尤遂皆僕僕道途以求悔罪於晉也云爾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管見］鄭之七穆良駟二族為強而駟氏尤甚以其與罕氏豐氏本同母兄弟可恃為黨援耳前襄公三十年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此皆駟氏之公孫黑以其私甲攻之故至此也自良霄殺而良氏微則駟氏之黨

按道不可制矣。三十一年，罕虎子皮不私於駟氏，懲公孫黑欲除之，以政授子產。昭公元年，公孫黑爭游氏公孫楚已聘之女。不直，乃擊甲見公孫楚。公孫楚知其將殺己也，擊之以戈。公孫黑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謂直均，幼賤有罪，乃執公孫楚，放之於吳。於公孫黑不問，怠養欲其惡而後加誅焉爾。值茲昭公二年秋，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而乘遽以至，使吏數其罪，俾令自殺，乃縊而死。春秋書曰：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其有罪而不削其爵者，以公孫黑之為大夫，於七穆中間赫赫伯有人耳目間也。蓋良霄與公孫黑皆為大夫，從大夫良霄皆非卿，此大夫公孫黑乎。前於公孫黑所殺之良霄，不明其為大夫，此於殺良霄之後，殺其殺良霄之公孫黑，則正斥其為大夫，亦足借以見鄭之良駟二族，其大夫皆相而駟氏為尤甚矣。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管見左傳云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如晉致襚服焉按晉有少姜之喪諸侯弔之皆如其嫡亦將貴使然顧何以為之共事乃至公及季孫宿皆同時而如晉哉是足以決其必不然矣今就經求之此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報聘也叔弓非正卿晉以魯之季孫宿不行而公亦不使季孫宿行是為輕晉必將無禮於叔弓以發其罪魯之意矣而傳猶稱叔弓至晉晉侯使郊勞又使授館叔弓禮辭晉叔向許其知禮夫寧有是耶晉罪魯而魯困謀悔罪於晉以故叔弓還而是年之冬公不得已而如晉季孫宿亦不得已而從公如晉也然公之如晉至河乃復者由晉侯未得釋然於魯而使人郤之耳其意以為魯既輕晉猶將以魯侯止於諸侯之相朝以賓禮接遇非所願也且其時值少姜卒方事治喪禮不容以吉凶相干則將此以郤魯侯亦不患無辭矣但晉都於絳距南河絳二百餘里公自魯越鹽而西經曹宋衛鄭而至潁晉之河乃不

乃以而言旋言歸，復我邦土，則晉之卿公與荀吳送客同
其受傷亦不少矣。若夫公還，而季孫宿卒，當如晉先，何爲
而於安令，何爲而介尤，非惟無以自解於晉侯，亦且無以
自辭於辭起也。季孫宿之受晉挫辱，尚可問乎，他無所爲
惟是因少姜以用情者，致謹而外，更從
之以送其葬，至於墓，庶可以已也夫。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管見凡諸侯不生名，示有尊也。死則名之，示不泯也。至於
葬之有謚，則但以謚書，又所以諱其名也。然惟魯會其葬
者，乃得書謚，不然則否。故此滕子原之前，爲文公壽，有名
有謚，以不會其葬而不得書謚，則無以諱其名。故於成公
八年夏四月辛未，書滕子卒，不書其名，曰壽也。滕子之卒
楚並書，自此滕子原始。滕子之因楚得書謚，而先得於其

今書名者，亦自此。滕子原始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管見〕杜氏預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高氏閌曰：此與二十二年六月書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無以辨矣。趙氏鵬飛曰：魯未嘗會小國之葬，其公之葬，滕子來會葬，故魯以叔弓報會之。然天王之葬，魯有所不會，或以微者會之。今滕小國，而以卿會葬，何厚私情而薄王禮也。厚薄之間，諸侯之情見矣。按此葬滕成公，特指出叔弓如晉，亦本寓有譏意。集說所載，不為深文。

秋小邾子來朝

〔管見〕季氏本曰：小邾穆公，雖累從晉，列於諸侯，而不失事人之禮，本魯附庸故耳。按小邾子遠從於晉，亦近附於魯

[illegible]朝[illegible]例不悉書此書者以小邾子為楚之[illegible]
[illegible]乃來朝以示其情於魯而[illegible]固魯以逆[illegible]
[illegible]下及[illegible]侯[illegible]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illegible]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小邾子則其間焉則
[illegible]以明申會之
故亦大[illegible]矣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管見左傳八月大雩旱也以旱禱雨豈嘗闕其得雨哉秋不雨而冬乃大雨雹春秋聯書之則直謂其八月之大雩特以冬之大雨雹為其應耳禮記月令云仲夏之月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雹知冰塊之破碎者故以雹凍稱焉雨雹而大人或見其與彈丸同者屋瓦皆不得完人亦避之其傷穀可知

北燕伯款出奔齊

前此左傳北燕伯款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此年冬燕大夫比以殺其君之外嬖北燕伯款懼出奔齊夫比為當同伐異之謂其先君有謀矣而北燕之大夫如是序其間必有前出奔北燕之齊高止在焉是實為之謀主也蓋齊之高止以襄公二十九年出奔北燕及玆昭公三年居北燕者既六年矣稔知北燕君臣之猜嫌觸忤難必作乃乘間說以權變之策必使君避位而國乃用以安如所聞鄭之出忽立突曹之出羈立赤衛之出衎立剽守已事也不可踵而行之乎於是燕大夫以為然輒相比以共殺其君之寵嬖北燕伯款偪於孤危計無所出遂自北燕而出奔齊也或疑北燕大夫之亂從以高止先出奔於北燕直謂其亂謀由之以始何以信其於高止為不誣耶曰是可以此事之始終散見於經者參訂之如於昭之三年冬書北燕伯款出奔齊豈苟莫能合此而他適哉蓋知高

亡於燕巨室。齊能逐之，必能封而殺之。故爾及昭之六年冬，書齊侯伐北燕，將以納北燕伯也。而傳紀晏子之言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凡皆高止與燕大夫所卑為亂定者，齊侯共知燕何。師還，其又如此。北燕伯款何迄昭之十二年春，書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高偃為高止之從弟，此正可於對面想見其有高止矣。齊何緣而復納北燕伯。傳曰：因其衆也。謂北燕之別邑為陽，陽之衆欲納北燕伯，而齊乃因以納之，非齊侯之本志也。其納北燕伯于陽，而必使高偃帥師者，高止將老於北燕，其從弟高偃。詎能不謂自立於齊以保高氏哉。是必賂其納北燕伯于陽，而後得反命齊侯以免於罪也。齊之使高偃帥師，其志必出於此。而北燕伯之卒得納于陽者，必由在北燕之高止主謀受之，既可知矣。即是以推，而北燕伯之先不免於出奔齊者，亦必由在北燕之高止主謀逐之，並可知矣。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管見去年冬大雨雹今年春正月復大雨雹則凡秋種之穀待春而滋長者若豆頌所稱稙穉菽麥之類其傷爲已甚矣故此二年之交春秋於其大雩之後即聯書大雨雹以重譏之至左傳載魯人申豐之言以雹之爲災歸咎藏氷之失胡傳云山谷之氷藏之也周用之也備亦古者本末具舉調燮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災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黃氏仲炎曰魯於冬春間大雨雹者再時魯人申豐區區以不藏氷爲咎可謂矯誣上天矣得非有所畏而不敢正言之與抑豈非黨附季孫故曲爲之解使其君莫之疑與二說立斷並明達最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

楚人執徐子

晉見此申之會楚子爲吳故也自襄公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盟于宋又昭公元年春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凡諸侯在楚北者楚皆得而有之矣惟吳與楚相抗則恐其通於晉以及他國將與楚爭諸侯也乃爲會于申使自申以東至於海邦淮夷皆閒其道而不通吳使耳不然何詞如淮夷非徐之令得稱子者比也楚僭王號至靈王虔而汰侈尤甚何所重於淮夷而忽微之使與會戕於淮夷在今之淮安及海州其西抵壤於徐徐屬今之泗州泗州北爲徐州府即宋之彭城也滕當彭城之北今滕縣小邾又當滕之西北今鄒

昭公四年

縣地本相逕若使皆閉其道而不通吳使則吳欲適魯而不可得從何從自魯而他適哉故此年夏楚子至今南陽之宛縣是古所謂中也其以中為之介所而使徵諸侯許侯一時畢集乃因其國爵為之班次焉先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是皆在楚北而近楚其來會固恐後矣至於楚東之徐子及徐北之滕子並為吳適中國之道所必經則楚得憑之以控吳也可不使從蔡侯陳侯鄭伯許男之後乎若夫頓子之國在今陳州之項城胡子之國在今潁州之汝陰沈子之國在今汝寧之汝陽皆較之蔡陳鄭許為尤近楚蓋從來會之恐後有必然者而彼小邾子近滕之國遠在楚東北其來會亦與滕俱是又得使之助滕以控吳也則以小邾子從於頓子胡子沈子之後宜矣惟夫宋國之東鄙介在徐及滕與小邾之間其控吳尤為扼要而此中之會宋公不得親行以其世子佐來亦足攝其君以將事仍當從於小邾子之後使列在諸侯也他若淮夷之不載於中國沿海以居此吳之所不能屬而獨前與於徐視書

之數甚衣荷之江淮常武可從淮徐久服楚楚使徐子以
引行之而非楚亦居中之會焉則雖不得參於諸侯之列
而有宜也予佐以附之則獻加諸於淮夷而使從其後矣
不可式以見而會于中楚既得使之附吳道以不通吳使
凡楚外之諸國治前所爲會吳于申道于獻。于杜于向者
背吳由陸行而非子即當專有下於伐吳矣乃及其會申
之時楚子忽於會中特執徐子則何以故劉氏敞曰楚人
譽吳徐子吳出也以爲求焉而執之季氏本曰徐服楚已
久。此。則謂其不背閉道。爲武已耳。上史伐季札北使道徐
可知其通。上國必由徐矣按徐本徐戎與淮夷等此獨舉
其國爵稱徐子則其先因得氏淮夷人徐地與吳爲鄰
因是以求通婚姻。亦事所必有者謂徐子之爲吳出非
有據哉。且襄之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見於經史記後
稱季札之初使北適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
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
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

然始吾心已許之惡得以死倍吾心哉是雖其行之好義愛亦必因徐君為吳婿吳女亦有子制為令之徐子札乃親弔於其墓有如此耳惟繫劒一節順與常情為衆口所艷羨其亦閒於楚以及楚子也與及茲昭之四年夏楚子為會于申而吳出之徐子與焉則楚子以前季札過徐之已事詰之徐子不得以為非貳於是楚子執徐子之貳於吳以為令方會申以附吳道徐為首途所自入而徐子為吳甥獨貳於吳吳詛無有此於季札者仍事潛行過徐以通上國乎遂命執之故春秋䟽者曰楚人執徐子凡諸侯之貶例至人而止而楚之貶而稱人則尤有加焉蔑諸侯削其爵其人為中國之民楚子削其爵其人則南方之蠻也此獨與會申之淮夷引為儕伍焉閒庸可疑於蔡侯陳侯鄭伯許男與夫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以及宋世子佐哉若乃此書楚人而上仍書楚子者先指目而後論定雖分見當合看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

管見此年夏會于申者。共十三國及秋七月。楚子會伐吳則止八國。若蓋自宋之盟以來。非爲許但請晉楚之從交相見猶不得交相役也。故惟蔡侯陳侯許男及頓子胡子沈子皆久服於楚。首楚子能徵其師以伐吳焉。至徐子亦久服於楚以會申而爲楚子所執未得釋乃不與也。其他如鄭伯滕子小邾子並宋世子佐於時猶在從晉。而楚子之伐吳欲徵其師豈所及哉。若淮夷之新通於楚。楚子會申之後繼以伐吳必不徵其師也。而淮夷則復從之豈以

巾之舍得用於諸侯世子之來朝重其加禮而思自劾於楚子乎將盟以舍中之罷由徐子引而致之而令乃被執即以從伐吳皆洗楚子而朔以釋徐子乎楚皆所應有矣惟春秋書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卽聯書曰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其得志於吳者絕不聞其他也一似無與於吳焉耳前襄之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傳稱齊人來讓復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注朱方吳邑顏師古曰漢丹徒縣吳朱方也唐為潤州宋改軍名鎮江後升為府明因之皆以丹徒為附郭丹徒之義傳謂秦時望氣者言其地有王氣始皇使赭衣徒三千鑿京峴山為長坑以敗其勢因名丹徒然則丹與朱色同雖可牽合而自始皇乃有是名亦不可據以為周之朱方也且鎮江之丹徒為吳要衝水陸皆由之其肯以畀齊卿亡命之慶封哉若夫因執殺慶封而遂滅賴公穀賴皆作厲厲國有賴者然僖之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注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在今湖廣德安府之隨州是即厲詩

言讀頗而字體絕殊彼屬此類實分見於經又何可以混
而一之及考路史國名紀頌广前蔡之艱信縣有鄎字貽
四年見滅之春秋書滅杜本作屬也以爲即屬非也此
於鄎字爲有辨矣但此鄎在蔡之息信裔信即今河南信
陽州之息縣也與屬之在湖廣隨州者並緜延爲楚塞何
以楚子伐吳遠及鎮江丹徒之朱方執殺齊慶封乃合吳
而還師至楚欲舉河南信陽之鄎而滅之乎此於伐吳非
順途宗於伐吳非繼事不可以遂稱爲滅更審之竊意楚
子此次之伐吳當出江淮間而及徐與吳接壤之處而先
之會申而執徐子憤其貳於吳也吳之朱方茲本徐邑而
吳役而有之故令以予齊慶封其皆周穆王時徐偃王得
朱弓矢以爲天瑞遂僭號稱王則吳因其得弓矢之地而
名爲朱朱方也與弓矢不可而朱奇則稱朱以該弓矢猶之
偃王以弓爲名亦謂弓之尺以該矢而已徐有朱方而爲
吳所得者已久後舉以予齊慶封夫亦欲與爲吳之外蔽
以靖勝事乎傳亦謂慶封在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如其

蓋明當楚子伐吳之師。必將聚用以拒楚師。使不得更進。楚子親帥。攻克之。亦即入執齊慶封而殺之。而慶封之族。與同盡。亦同之。一空。是為遂滅朱方矣。而經文乃書遂滅賴者。大抵賴即朱方也。此後哀公六年傳云。齊陳乞召納公子陽生。將弒其君安孺子荼。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注賴齊邑。是齊亦有賴矣。意者慶封在齊。其先世之賜邑。非為賴。及奔吳。而吳與之朱方。乃即因在齊之賜邑。移其名於朱方。而若固有之。與由此言之。朱方為吳之公名。賴為慶封之私名。不書朱方而書賴。欲揭其私。使衆著也。然慶封之以朱方為賴。亦自謂慶氏之賜邑。不獲世傳於齊。猶可世傳於吳矣。夫豈知其遂滅顧猶固不使其身後之有一遺也哉。

九月取鄫

曾思黃氏仲炎曰。自襄之六年。鄫見滅於莒。遂為莒邑。至是魯乘莒亂。而有之。故言取也。書取鄫者。明魯人苟貪其

主無興滅繼絶之義也。按前之莒人滅鄫。由莒女為繼室於鄫。有子。莒欲廢其世子巫。而立已女之子。世子巫自方。以愬於魯。昔魯僖公有女季姬適鄫子。舊有婚姻之誼。故魯亦嘗為鄫謀之。當襄之五年夏。叔孫豹以鄫世子巫如晉。又是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所謂鄫人者即鄫世子巫也。凡皆欲恃此以定鄫之嫡嗣耳。及六年秋。鄫子卒。莒人遂逐其世子巫。而立莒女所出之子。子稚弱。使莒大夫之強幹者輔之。鄫皆俯首聽命。是實使鄫沒於莒矣。故春秋書曰。莒人滅鄫。依於昭公四年滅鄫已二十九年矣。書滅之時。猶未滅。似滅而今則其已滅莒為。豈復知為鄫乎。魯以是年九月乘莒亂而取之。與元年三月之取鄆同。初不聞更求鄫之後而立之也。然則取鄫即是滅鄫。徒以魯無貶而稱人之例。不得云魯人滅鄫。或如所云莒人滅鄫。已爾。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管見）叔孫豹之卒。據左傳溯其致死之由。則以深究其瀕死之狀。則以餓。徒因私於庚宗一宿之婦人。遂寵其子豎牛。使為家政。輒信其譖以深憤已子孟丙及仲壬。一殺一逐。卒至身疾不得食。餒而死。春秋乃於此年書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何以與正斃者。初無別乎。蓋由豹有庶子叔孫舍。傳皆作婼。豎牛立而相之。既立。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與南遺。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豎牛。討。而叔孫豹可以壽卒矣。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西周大國三軍胡傳引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爲證則魯之有三軍舊矣三軍分中軍上軍下軍而要以中軍爲主豈得從而分之哉按分字亦有去聲皆收凡師行一宿爲舍舍凡三十里以止息爲義齊之舍中軍者謂不出中軍以越境侵伐乃專留中軍以戍城防禦耳中軍將必屬正卿惟晉爲最著故其將中軍者子孫或因以號中行氏焉魯政在季孫宿知其中軍之將必非其人任矣於時與季氏稱三家者叔孫氏較仲孫氏爲稍強則叔孫豹必將上軍仲孫貜必將下軍不問可推見與惟豹之將上軍者雖亞於宿之將中軍而猶尊於貜之將下軍也且豹爲宿之從兄弟亦非貜爲宿之從孫將比其分本不可抑又況前自襄公二年已書叔孫豹如宋稱及宿父行父之執政時自後盡襄之世及茲昭公五年豹之在卿位得經三十六年矣豈不復以老成著望哉故當季孫宿之攬權自用亦仍不能甚禁叔孫豹之獨持異議也適值去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於是季孫宿得惟所欲爲乃遂於此

年春王正月。傳。其將中軍之勢。而忽有此舍中軍之舉矣。夫中軍以係上下二軍。而猶主於舍之。則或舍於國都。或舍於郊邑。總令其以守待從而已。是季孫宿之將中軍。爲無事。乃即有以代叔孫豹將上軍之闕。而使仲孫貜之將下軍者。並爲所指揮矣。寧復容此後之叔孫氏。尚得參掌兵柄也耶。如是則政歸於季孫宿。兵亦總於季孫宿。非志在保魯。實欲因之以固國。實非止固其衛身。並思遷以護其子孫。故自有中軍以來。從未聞有舍之者。矣而創見於季孫宿。其意可勝誅乎。

楚殺其大夫屈申

〔管見〕左傳云。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季氏本曰。殺屈申非其罪。故不去其大夫。按前成公二年及七年傳。楚之申公巫臣。亦稱屈巫。因使齊而竊夏姬以行。使介反幣。遂奔晉。爲邢大夫。楚子重子反殺屈巫之

族。分其室。屈巫謀報之。乃自請使吳以通吳於晉。遂教吳以乘車戰陳。寘其子狐庸焉。使為吳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來。則吳之為楚患。固自屈巫始也。至襄公二十七年。楚令尹屈建會盟于宋。殆亦屈巫之族也。明年屈建卒。其子必有嗣為大夫者。意即此昭公五年所殺之大夫屈申。與殺屈申而遂以屈生為莫敖。注謂屈生為屈建子。而人同氏。一殺一置。楚子易之如反掌。然則屈申之與屈生。其皆屬屈建之子之為兄弟者。必可知矣。楚子何以殺屈申。由屈生欲奪其大夫。遂譖之以貳於吳。切中楚子之所忌而殺之也。其貳於吳之譖辭。當謂前屈巫之自晉入吳。寘其子狐庸為行人。不復返。其後猶有仕於吳者。亦陰以吳楚之故。與屈申。轉相關白云爾。而楚子輒殺屈申。以屈生為莫敖。莫敖楚官名。未詳其義。亦大夫也。屈生之譖行而得大夫。則殺屈申之非其罪。不待辨矣。以是為春秋不削其大夫之旨。亦允。

公如晉

管見曰昭公即位及五年前之二年冬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為使叔弓報韓起之聘耗於輕晉晉侯御之也至此年春而公如晉則依爾令之五歲而朝行之晉復何辭哉公於此行甚謹向之在喪魯人以為猶有童心者自季孫宿如晉或亦以聞於晉侯矣令而朝晉自郤勢至於贈賄晉侯亦謂其善於禮蓋評前此所聞之未實耳然則不有季孫宿之專恣無君彼竊議昭公之不度以莫得終其為君者不亦誣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管見曰牟婁防茲皆在今山東莒州東北莒州即古莒子國其東有瑯琊山為諸城縣境牟婁在焉初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是本杞邑而莒有之也諸城北為防茲二邑亦屬莒魯亦有防如莊公二十九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防

襄公十二年季孫宿城防則在今兖州府鄒縣東北與此
防之躧兹杼者有辨也城諸及防諸亦指諸城言其所攝
及防則西及近費之防耳若此牟夷之以牟婁及防兹來
奔牟婁亦在諸城諸在諸北又北乃為防也其不攝及兹
防而曰及防兹者蓋莒之名二邑其序固然莒牟夷為牟
婁大夫以牟婁來奔何以能及防兹乎穀梁曰以大及小
也牟婁之兼防兹與今府轄州縣其直隸州亦得轄縣若
似之至其來奔之故自襄公末年莒人弒其君密州莒亂
昭公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亂猶未定
魯以是年三月取鄆於莒即以其役使叔弓帥師疆鄆田
于莒莒莫敢禁至昭四年九月復取鄫於莒皆季孫宿所
私有也於是亟闢其後乘叔孫豹之既卒在廷無以相抗
衆殺然而為舍中軍之衆矣舍以屯駐為主蓋即分中軍
以衛其所取之鄆與鄫使莒更無從冀其還取焉耳因
[illegible]有叛臣牟夷絻知季孫宿之可恃乃遂以其邑牟婁
及附兼之二邑為防兹者來奔也斯時季孫宿納之其所

合之中軍令其守衛牟婁及防茲必亦同於鄆與鄭矣或當用戰在魯之上下軍惟所欲用上下軍之將亦惟所使夫豈他有所患乎觀此年秋之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莒之來伐必爲牟夷之以地奔魯也而卒爲叔弓之師所敗莒如季孫宿何又如莒牟夷何哉若前襄之二十一年邾庶其嘗以漆閭丘來奔矣漆爲庶其之邑閭丘爲畀我之邑明年邾畀我來奔則庶其必爲邾所討而畀我乃懼而逃也季孫宿豈能果有漆閭丘與以是而知此襄之六年春王正月書舍中軍其爲季孫宿之欲保其叛人收其叛邑以耦國偪君者固不待究詰而逆惡已昭著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管見　此年春正月書公如晉及秋七月書公至自晉聊幸不爲二年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耳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叔弓為叔老之子系出宣公之母弟叔肸也季孫宿前用叔老以剛敵孫豹欲伐叔孫氏不得與季孫氏並領耳叔老卒復任其子叔弓故昭公元年秋之帥師疆鄆田由之此年秋七月戊辰之帥師敗莒師于蚡泉亦由之也且叔孫豹以去年冬十有二月新卒豹子叔孫舍未有以得見剛叔弓之為季孫宿用意益判矣叔弓帥師莒亦頗[illegible]川其敗莒師者帷莒人来討魯之受牟夷也故因而敗之蚡泉杜注魯地其名義界址無可考姑從闕焉至此上數條其為魯事而遞詳其時月日者正當合看如前之春正月公如晉及夏而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来奔是可見来奔之由皆季孫宿所招納公以如晉而不獲與知也今之秋七月公至自晉值月之戊辰而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又可見帥師之命亦皆由季孫宿所指揮公雖至自晉而僅得與聞也魯有強臣如季孫宿者昭公豈不難乎其為君哉。

秦伯卒

〔管見〕前成公十四年書秦伯卒是即桓公榮也豈無名哉由秦之不以名赴耳禮惟天王崩赴於諸侯不稱名秦自康公與楚莊共滅庸遂通好焉楚久僭王號有君喪必不以名赴於秦於是秦有喪而赴於楚亦不以名遂因以赴他國諸侯皆不以名也魯史闕之如其赴而春秋必復仍其舊之闕者欲以見秦之結楚雖未嘗與楚俱僭王號而共因君之卒以赴於同列之諸侯亦復效尤於楚以僭王禮有如此至桓公以後值今昭公五年秦景公卒又其下定之九年秦哀公卒哀之三年秦惠公卒皆但書秦伯卒而不係以名則亦同襄桓公之舊而行之也核以天王崩赴於諸侯不稱名之禮其相從於僭者已終數君之世而猶未有改矣脫使繼惠公之悼公卒在春秋絕筆之前其仍書秦伯卒而不名又惡得有異辭哉若宋氏鉉翁曰史失其名春秋因之非貶也湛氏若水曰來赴故書之其不

名岩此之界故史皆之各耳是無關於[illegible]取之義焉按二說並爲未安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吾見此年冬之伐吳有越人。春秋書之。吳越之衅。始於此。是于虔以篡弑立四年。及三年而爲申之會。即以其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值今之四年。復於其冬伐吳。楚因得通於越。而爲是舉也。越在吳南。通越則楚自西而東伐吳。擬其前。越自吳南而牽制其後。是雖不得以師來會。而與楚通。應亦足以成犄角之勢也。然楚子之伐吳。固有必不能得志於吳。昔矣。何以見之。是役也。從楚之諸侯以蔡侯陳侯許男爲先。要皆以威力脅之者。觀此後二年。楚子滅陳。明年遷許于夷。又閱一年。楚子復滅蔡。然則此蔡陳許之三國。方岌岌乎不能保其不滅。不能保其不遷。

何能恃蔡侯、陳侯、許男之一心并力以伐吳哉。至前之伐吳、有頓子、胡子、沈子、淮夷而令則胡子不在列、得非。以會中、而執徐子、其心遂叛楚乎。淮夷與徐相結、徐子被執、淮夷特自從楚伐吳、殆欲悅於楚子、而期釋徐子耳。已而既釋。楚雖徵兵於淮夷、而淮夷不應也。惟徐子則猶不能遂違楚令、而亦不欲親行、特使其大夫之微者以師會焉。是固可以徐人目之矣、若夫越之助楚、莫由會師而約以濕應、則獨以。如期興事者、遣使來告、亦不過儕於徐大夫之微、不足稱。已焉、是亦可以越人目之矣。楚其果有賴於越乎。且夫楚之得通於越、亦適以越之先。嘗於吳也。楚方恃借越以制吳、越尤欲因楚以滅吳矣、越將自為。詎能誠心為楚耶、以故此年冬之伐吳、左傳初稱吳師出、遂啟疆帥師從之、遂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懼吳也。後又稱楚師濟於雒汭、遂射師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小、猶是懼吳也。於是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未扣何

苟楚人亦不知安在春秋但書伐吳而無他辭則當共師
師以還求如去年秋之伐吳猶有執殺齊慶封與其滅賴
之可言者亦
不可得矣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傳也凡稱杞伯皆乃周所封以備三恪之杞在今河南之
杞縣本伯爵是時為晉悼夫人之母家前襄之二十九年
夏晉會諸侯之大夫城杞即此杞伯之杞也至其秋杞子
來盟則周以前所舊封之杞耳其爵是子而非伯今山東
青州府之安邱
境乃其國焉

葬秦景公

管見去年秋書秦伯卒著其忠不以名之僭王禮固與前秦桓公之書秦伯卒為一例矣至前之不書葬秦桓公者夫非因謚以諱名不名則其謚亦可没耶然至此復書葬秦景公則何以故亦猶以秦未僭號稱王不得與楚之僭王號而不書葬者同是當書葬以別之則又後此之秦哀公惠公其並得書葬者之例也

夏季孫宿如晉

管見此年夏季孫宿如晉拜公之得見晉侯耳昭公立二年以其冬如晉至河乃復由晉侯卻之也至五年春正月公復如晉晉侯見之且聞其于公之善於禮自郊勞至於贈賄皆無違者故季孫宿如晉拜之以為公意固然也而要季孫宿之借以取悅於晉侯夫孰非為自容之地乎兩是而晉侯享季孫宿季孫宿固辭加籩而晉侯亦以為知禮并重其好貨詳見左傳

杞文公

嘗見杞伯自前襄公六年春始書杞伯姑容卒秋書葬杞桓公桓公以前之杞伯無書其卒葬者惟杞桓公之卒年當晉悼公之六年杞女先爲晉悼公夫人故杞伯桓公之喪諸侯皆使弔其卒會其葬焉於是乎書晉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出自杞女爲悼公夫人者因之桓公以後值前襄公二十三年春再書杞伯匄卒夏書葬杞孝公乃及茲昭公六年春又再書杞伯益姑卒夏書葬杞文公也過此以往盡春秋所載若杞伯哀公郁釐悼公成僖公過魯史皆卒葬並書無以杞國小而陳闕於禮者在他國必多問之殆亦由於晉悼公平公相繼假之煜耀國久而未艾也

夫

宋華合比出奔衛

〔管見〕前襄公十七年。宋華臣出奔陳。今昭公六年。復書宋華合比出奔衛。豈惟以別爵書名。著華氏二卿之先後皆有罪哉。意蓋並譏執政之左師向戌。實以忌華氏而卒其災。乃能。使彼罪者並歸咎於宋公。而與已若無與焉。且宋華氏為戴族。其與桓族向戌。同時者惟華元。勢位特盛華元卒。有子華閱華臣。襄十四年。華閱與於戚之會以戍衛亂。十七年。華閱卒。其弟華臣。侵閱子華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及盧門左。師向戌之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左師亦遂不問。至聞於宋公。命逐華臣。華氏將益替。此。正向戌之隱願也。乃復為之請於宋公。曰臣也亦卿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夫豈出於中心之誠然哉。亦欲華氏間之。華臣終當被逐奔陳。要無所讐於向戌而已。亦越茲昭公六年。華皐比之弟華合比。為宋右師。從於左師向戌以宋公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　我殺之。柳聞而謀逐華合比。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　比將納亡人華臣。既盟於北郭矣。此卯祖伊

疾與商太子痤之法也。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華氏。又以並皆比。尤向戌之隱慝也。於是合比之弟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合比欲納華臣久矣。宋公遂使華亥爲右師。及見左師。向戌曰。女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女其畏哉此。似貢之。以義而轉爲之。慮後患。使圖其終。又豈出於中心之誠然哉。亦惟使華合比在衛。知向戌能正。斥其不弟之華亥。且使華亥暱於左師向戌。而幸不終爲華合比之出奔衛也。則兩皆德之而已。由是以思華元之與向戌並非宋卿之良者。然核其心跡。向戌之務深藏。猶不若華元之能斷白也。昔成公之十五年。傳稱桓族蕩氏之蕩山爲宋司馬。弱公室。殺公子肥。左師魚石。及大司寇向爲人少司寇鱗朱。太宰向帶。少宰魚府。皆黨之。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右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請師而歸討之。春秋一書。宋華元出奔晉。再書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乃聯書宋殺其大

大山。而終之以宋魚石出奔楚。因是而其黨向為人、鱗朱二司寇。向帶、魚府、二宰、與向戌同為桓族。皆從魚石以奔楚矣。而華元猶以桓族向氏之向戌為賢。使代魚石為左師。初不知其心忌華氏也。然則華元之能顯白。不已為向戌之務深藏者所欺乎。厥後華元卒。其子華臣出奔陳。其孫華合比又出奔衛。雖降命一由宋公。而執政之左師向戌。獨自居於不能治官而徒賴其縱然。此其內陰刺而公謂。傳豈欲同於成公時之魚石出奔楚者。其黨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亦從之出奔。固大彰明較著。而可直指其為出自宋華元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管見　楚子虔以篡弒即位。當昭公之二年。殺於四年伐吳。五年、再伐吳。及蔡六年。又再伐吳。時楚子陰有懼心。遂不

自將至前會以吳之蔡侯陳侯許男亦無從是役者殆皆苦其役於外矣雖使微其師而莫之恤耳觀此後之八年楚子滅陳九年遷許十年復滅蔡夫非憤於令之三代吳而並遣楚令哉許男從蔡侯陳侯之後頓子以近陳而從陳侯況于以近蔡而從蔡侯亦復於楚之伐吳同為觀望不前矣若夫徐子之為吳出陰貳於吳執之亦豈咸釋之仍不見德彼去年之一與伐吳但有徐人無徐子而令則並求徐人而亦無之不罕惟是他如越以楚之伐吳將為之遂應而使越人通於楚子亦欲相與弊吳以各收其利也及越人在楚師中貲觀見其無功則从命於越而越亦與楚絕又何由更有越人至耶故當此年之秋九月楚子欲卒伐吳其所用惟楚師耳其所任以帥師惟楚之遂能耳以楚子自度詎謂其必得志於吳皆在此一舉乎徒以令出惟行弗惟反適信彼蔡侯陳侯許男以及頓子沈子徐人越人皆不從楚以伐吳而遂並罷楚師使楚之將臣戰卒同歸廢弛惡乎可由是而楚以遂罷帥師伐吳非

能詠鑠強自張皇，春秋書之，特誌其為無聊之極事已矣。

冬，叔弓如楚

嘗見魯於是時兩事晉楚，皆以此年往聘。惟晉猶易即，故夏之聘晉，則執政季孫宿自行；楚之較晉為難近，故其冬之聘楚，則季孫宿使其介卿叔弓行也。然季孫宿之自為則善矣，而孰知其使叔弓如楚，轉不免於明年三月之公復如楚哉？蓋楚子虔之汰侈自大，見叔弓而知季孫宿之如晉，其心固當咎其如晉者卒不如楚矣，然猶以為不屑道也。乃自計其在位已五年，前亦聞魯君之初如晉，至河乃復，再如晉而後得見晉侯，於晉甚勤，何以獨不見其一如楚耶？以是詰叔弓，叔弓當無以應。叔弓還以語公，公亦無以自解也，因是於明年三月，公不獲已而如楚，至秋九月，公乃至自楚。然則直謂季孫宿之使叔弓如楚，實為公道其行焉可矣，豈必如左傳云公將往，夢襄公之前適楚

諸詛以遺公而猶行哉

齊侯伐北燕

學退家氏鉉翁曰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書。齊書。伐師出有名也不書所以伐貶也使燕而往納賂而還是以不能成功耳汪氏克寬曰晉人納捷菑於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齊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從諸侯而非納燕君首教昭公二年冬書北燕伯款出奔齊及茲已六年而齊侯乃伐北燕以納之則左傳記晏子之言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矣皆以識齊侯之納燕君遲矣六年故至此若其聽言者君歸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是又齊君臣之通病然耳家氏汪氏專咎其納受燕賂於傳義仍有未當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管見】暨亦及義。惟一概有以及之則稱暨焉。魯之與齊。其先世交相積怨。未得釋。至此昭公七年春正月。齊求平而魯許之。乃自今許平之魯昭公上及於魯先怨齊之襄公。遂與今來平之齊景公。亦上及於齊先怨魯之靈公莊公。不論其事。不計其時。一概欲因此平以釋怨而敦好。是曰暨齊平耳。爾襄公之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此齊靈公之初舉也。十六年春二月齊侯再伐我北鄙。其秋又三伐我北鄙圍成。至十七年秋齊侯乃四伐我北鄙圍桃。並使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春齊侯不出。仍使齊師伐我北鄙。魯之遭其困弊者。於是已屢而怨實深矣。其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九年春正月。公至自伐

齊魯之交其挫衄者於是為大而怨又彌甚矣是年秋齊師靈公卒莊公立及六年當襄之二十五年復使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夫非欲報前襄公十八年公以諸侯同圍齊之怨乎已而崔杼弒其君莊公立景公為齊侯及二十年當襄之二十七年齊侯景公使慶封來聘已有釋怨敦好之意然終襄公之世未敢與魯言平也逮昭公嗣位至七年景公已在位十三年矣齊魯未嘗有隙而景公乃使求平於魯豈以盡釋自來相尋之怨即約以永敦自今方新之好焉此公所由承其意以暨齊平也與其平何以以盟平耳觀下書三月叔孫舍如齊涖盟則如此昔暨齊平者其盟書先成自齊固有齊卿如叔孫舍之往來之以來而公受之以盟其所使齊卿涖焉而已初不必公與齊侯之相見也大抵兩君不親盟而使其卿涖之必當有兩盟書如齊以書盟魯魯亦遂以書盟齊其辭大同至則各為坎用牲詔明神以埋之所謂涖者當不外此涖之義與臨為近

三月公如楚

管見 去年冬。叔弓如楚此年春三月。公復如楚。其為因叔弓以責公之不朝楚。可知。楚子橫暴。公懼。此行不可以已矣。

叔孫婼如齊涖盟

管見 涖之言臨無他義。亦憑以見其盟之有成事耳。穀梁傳曰。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未免費辭。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又見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自來也。王父名子也。王父名子者。注謂如父受命於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也。此蓋指內則所云。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者言耳。其說當並存之。但君臣同名而臣不改。出自君命則可。否則非臣之所敢安也。且雖有君命。亦必其父祖既卒而後可。若幸而尚存。則亦當體父祖尊君之意而請改矣。豈可執一論哉。至於命名之同。在衛之君若臣尤為可怪。如衛侯名惡。而衛臣之同是名者。時有齊惡。且先有石惡。何所取義耶。古之君子不以隱疾。避不祥也。若惡為不善之稱。書言作不善降之百殃。夫非不祥之所萃於乎。而胡以絕不避也。姑附記於此以待問辨。

九月公至自楚

管見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其間凡七越月。何其久也。楚稱楚作章華之臺。美地志記其遺蹟。在今荊州府之

監利縣荊州即楚之郢都其作臺之監利距楚都二百一十里楚子益樂而忘反其國之臣亦遷朝矣諸侯至楚都者惡從得見楚子哉且此年之公如楚為楚子之以不朝責公而行是行也以責公而公來楚子意猶未釋則或欲制而猝不得開既朝而歸又猝不得請於是其如楚至自楚者當不能不於春三月而及秋九月矣至論楚子所以處公之狀傳言享公於新臺知公必就朝於新臺也又言其享時好以大屈以為實而又悔之遂啟疆復為詭言以怵公公反大屈此其自郊勞至於贈賄欲求如晉之猶有禮焉其可得乎公尤以善於禮見稱於晉侯而適值[illegible]子之淫侈無禮乃一切忍而受之其辱殆莫甚於此者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傳見】前襄公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季孫宿嗣為卿欲以武自見當襄之十一年春正月作三軍此其所

北防矣十二年春救台遂入鄆十三年夏取邿十五年夏城成郛以季救成郛季孫宿帥師自行也至十八年冬公會諸侯同圍齊二十年秋仲孫速伐邾二十三年秋叔孫豹救晉二十四年春仲孫羯侵齊昭公元年春三月取鄆秋叔弓疆鄆田四年秋九月取鄫其國之興師與夫諸卿之帥師亦皆出季孫宿主之若若夫五年之春正月舍中軍則又為之作長計矣是年秋叔弓亦敗莒師於蚡泉乃恒昔日從何足云哉閱一年而值今之七年冬十有一月於是季孫宿卒謚曰武計魯三家之為世卿自足其有勞於國必令從祀先公之廟禮記明堂位云魯公伯禽之廟周之文世室也武公敖之廟周之武世室也由是以推則季孫行父謚文當早從祀於魯公之廟矣今季孫宿謚武不即將從祀於武公之廟也耶。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晉是傳載衛襄公卒。立靈公元。靈公有兄縶。出自襄公之妾婤姶。元生縶及六年。縶亦當在十年以內。其廢縶立元之故。據衛臣孔烝鉏及史朝所言。獨謂縶之足不良。而弱行。並有之矣。至於推言元之當立。以爲未生而先徵於夢。康叔賓命之名。又以爲既生而復見乎筮。易非賓建其嗣。烏可信哉。並由孔烝鉏老而將死。欲使其曾孫孔圉得卒。相靈公。其史朝亦溷於衰有子史苟。當襄公二十九年。傳於季札適衛。已與蘧瑗史鰌等連類稱之。則史朝亦欲令其子得從孔圉以相靈公也。於是奉靈公而立之。即托爲夢與筮以神其說。互相闗通。爲之宣布朝野。諛媚幼君。功各期自今以始有以施。子孫子而固其寵祿焉耳。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管見左傳云陳侯元妃鄭姬生世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公子招及公子過皆陳侯弟也又云陳侯有廢疾則或至此年春而加甚於是公子招主謀而公子過從之遂殺陳侯之世子偃師立公子留為世子汲紀傳云鄭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盡其親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之辭親而殺其君之世子所以惡招耳汪氏克寬曰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受之誅權在於晉宋之君故雖亂國而不至於亡陳哀甚惑而造禍歸不兩立遂至寵弟戕其國本而且以愛隕其身而國隨以亡矣其罪不又甚於晉獻宋平也與故申生與痤皆曰君以殺惟偃師之殺曰陳侯之弟招夫以弟繫之陳侯則陳哀之罪章章明矣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君偃師非招之世子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殺之以見楚之滅陳託於討招而公子留之嬖實亡陳之本也已按合觀傳說

其義詳盡。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管見】左傳云、夏四月辛亥、陳侯哀公縊。按經書辛丑。傳言辛亥、差十日。杜注以為從赴曲說耳。蓋經書陳侯之卒日、據魯史也。而傳言陳侯卒之赴日。豈魯史固以卒日赴日並載之耶。不然、何所據哉。無據則畧之可耳。再按陳侯[illegible]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必由陳侯之既病故也。以是但云[illegible]侯聞世子偃師之變、恚而病甚、遂卒。無不可者。而左傳[illegible]指其卒為縊。史記陳世家、復因而附會之。乃曰陳侯恐、欲誅招。招發兵圍守陳。陳侯自經殺。則恐益不免於非其實矣。非其實、又為容泥漏。

叔弓如晉

然則據左傳所載。此叔弓之如晉。本為晉作虒祁之宮而賀之也。經乃但書如晉而已。則以魯之畏晉。其於虒祁可不賀而不然。不賀是特以其賀之者。貢諛求悅於晉耳。故諱之而不明言。以見其為魯之恥也。通觀於游吉之相鄭伯如晉。亦以賀虒祁故。晉史趙見子太叔游吉曰。甚矣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此其不得已於言之意。猶因游吉之相鄭伯以來。為尤可不必也。豈能於叔弓之如晉而無譏乎。至游吉之答史趙曰。若何弔也。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是又隱借魯叔弓之如晉以解嘲矣。若令史趙亦見叔弓。當其相與問答。彼何能於游吉之辭有以異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徵見。干姓。徵師名。以陳大夫為行人使於楚。楚執而殺之。以視前楚子審之執鄭行人良霄為加甚焉。則何以故。由

此先之二年為昭公五年楚子欲卒伐吳有命徵師而陳侯與蔡侯許男先以遠徵從伐吳師疲敝而莫之應楚乃獨用其國之師而使遠罷帥之也如是則陳既叛楚矣使此八年夏陳行人干徵師又胡為而至楚乎惟是其年之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立公子留為世子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招奉公子留為君而相之未得遽定仍欲倚楚之勢以為固耳因是使行人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即借以悔其先君不克會師伐吳之罪且矢自今以往羣以新君委心事楚而無役不從也夫豈不料楚子之必許哉然楚子之怒陳方甚其志將必滅陳復安能見時行人干徵師而不逞其憤乎執而殺之楚子絕不知為非其罪矣此實重乖君道其貶絕而稱楚人固宜至於行人干徵師執殺於楚而陳所已立之公子留一聞之而遂出奔鄭豈畏楚與亦以權奸叵測有料不能不畏殺世子偃師之公子招者蓋招殺陳世子而立公子留欲托於楚以定其位使使告之而楚不許其行人干徵師亦且無辜被

戕招[illegible]其所出必謀改立世子偃師之子吳以徵告於楚也。夫招既立公子留即可以殺世子偃師若將改立世子偃師之子吳寧不可以殺其已立之公子留哉。公子留蓋有見於此乃汲汲出奔鄭以逃死耳。春秋書曰陳公子留出奔[illegible]殆亦幸其決舍非分之君位而獨得以脫身遠害不失其為亡公子與

秋蒐于紅

發明昭七年冬季孫宿卒。季孫意如嗣為卿。值今八年秋特蒐于紅則欲習季孫意如之繼武子以權武也。其於秋用蒐禮凡以習春蒐不及冬狩之嚴入春秋以來田獵於公皆以狩如桓四年之公狩于郎莊四年之公及齊人狩於于禚是已。季孫氏以大夫專兵柄輒用師以田乃特取春蒐之義名之曰蒐其冬狩最盛之虛名則以讓之公耳。至此後之十一年書大蒐於比蒲。二十二年又書大蒐於昌間皆自茲蒐于紅始而其蒐不稱大或指為闕文非也發

獨用季孫氏所將之中軍以田。其上下二軍之分將於叔孫、仲孫氏者皆不與。則但曰蒐而已。若夫合并上下二軍而季孫氏以中軍統之。其田比諸大閱。並請於公以臨觀之。即因而馳逐之。乃別以大蒐稱焉。其不遠大蒐而特以蒐始。則又何為乎。以先之五年春季孫宿舍中軍。是分所轄屬之單以屯駐於邊鄙要處也。不從他侵伐而主於防禦。有必隨以校獵而使之發揚根奮。若發揚根奮之謂作。殆亦本於季孫宿之作三軍。而承其意以作中軍也。與紅杜注魯地。沛國蕭縣有紅亭。蕭縣今屬江南徐州府。本宋地。去魯為遠。至傳言自根牟至於商衛。杜注亦云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是不為愈遠乎。按傳之言蒐于紅曰自根牟。其地見於經。猶可據此求之。昔宣公九年秋取根牟。魯取之也。根牟在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本莒之鄆邑。昭元年三月季孫宿伐莒取鄆。此必其舍中軍之一大蒐防也。紅當在其境焉。然則季孫意如之蒐于紅。其心實為成莒以固鄆也云爾。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首見左傳云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明經所書陳人者衆公子招也家氏鉉翁曰過與招同為亂但首從之不同耳吳氏澂曰陳哀公溺愛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世子二人之罪均也招畏楚人來討故歸罪於過而殺免已耳鄭氏玉曰過不去大夫公子所以明招之為首俾招不得以過說於楚而掩其罪也據諸説申之招之殺公子過必謀改立世子偃師之子吳者為立吳而殺過能不非殺與過同立之公子留哉留之出奔鄭甚矣不然何以免焉又經書招之殺過而不及立吳楚不容招之立吳也槪下書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陳須又何有於吳而言乎吳不立而招之罪得正矣於時楚子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獨殺陳孔奐春秋猶憾楚度非討賊之人未得遂殺公子招也故著其為首惡以書於春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大雩

管見昭公在位終八年。初以三年書秋八月。大雩。必因旱禱雨也。而其下即聯書曰。冬。大雨雹。則固未嘗見其為雨矣。繼以六年書秋九月大雩。又以此八年書秋大雩。必皆因旱禱雨也。然但書曰大雩而止。亦何嘗卒見所為雨哉。聊幸不若三年冬之大雨雹焉耳。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管見不書帥師。則楚子自將也。然書楚師而不書楚子。夫亦猶是削其爵。而書楚人之例耳。至左傳云。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皆不得泥看。蓋棄疾或從楚子。亦不得專稱帥師也。將楚子將

洨陳其偪近於陳之北不能救而轉使戴惡以師會楚豈其能滅又孫吳為陳世子偃師之亡經但稱吳楚若秦之以國援皆滅陳之日何以直之其能不與陳公子招以俱放且甚而與陳孔奐以俱殺哉凡皆例以經書十月傳改十一月者日為聽定可矣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何係而不遂殺招耶楚師冬至招先以其秋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則不得為主謀殺世子偃師者是足以欺楚子楚子亦遂貸其死而放之也其放之定地於越殆因五年冬之伐吳越與楚通知必有能受而加之禁錮若奐招放于越得不殺而於陳孔奐則必殺之其罪人豈楚子之所能求哉今取胡氏寧之說斷之其序曰孔奐陳之賊臣也蔡殺世子偃師公子招實為主謀而孔奐行之故書曰殺陳孔奐不言大夫非陳之大夫也此於陳孔奐之聽從以殺世子偃師者其罪狀明仰於陳孔奐之所聽從初非與謀之公子過實為主謀之公子招者其罪由亦俱明奐而楚子之殺孔奐先乃不殺招而放之于越焉則何嘗

能辨及此。

葬陳哀公

管見左傳云。楚滅陳。陳輿嬖袁克葬陳哀公。其書葬者。杜注亦云魯往會葬。張蔡棨趙氏謂陳已滅矣。哀克非大臣。何能辨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黎氏謂陳為楚師所燬。魯豈於其葬而使臣往會之。益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曰齊侯葬。上文無齊滅紀之文。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云。夫齊襄之暴。不減楚靈。齊襄滅紀而葬其夫人。以示禮。楚靈滅陳而葬其故君。以示恩。其狡偽之智。正相符合。二家謂為楚葬。立說固似有理。然左傳明言。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且從傳文。可也。至其駁杜注魯往會葬之說。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楚既滅陳諸侯震恐。故下文九年春。魯使叔弓會楚子于陳。以致其

故並有未加致于楚之前反先使人如陳會楚陳君之理蓋必魯往會楚而後書若常例也偶此役魯不往會楚而但聞得書者是亦所謂存陳之意而已矣蓋據此中之傳稱陳袁克殺馬毀玉以葬哀公楚人將殺袁克袁克請眞之既又請私盡君臣之具私于幄加絰于顙而逃然則袁克之葬哀公亦皆請於楚子而楚子許之也又豈得謂楚哀公者非楚子哉以傳與說之分見者而兩存之其事不相掩亦相成矣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晉見左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孔氏穎達曰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其事同也楚子在彼魯欲大國自往會之非楚子名使會自以小國事大國之禮往王氏沿曰內朝聘皆言如今楚子

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為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上書楚哀公下書陳災今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陳也許氏翰曰楚既滅陳咸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名而諸國之大夫皆之陳氏傅良曰諸夏之大夫不見于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家氏鉉翁曰繼滅陳而書譏也楚滅人之國天下所當同嫉魯以望國倡諸侯預會故譏按合觀傳說推闕無遺

許遷于夷

管見許自成十五年遷于葉葉本楚縣蓋許男偪於鄭乃以其故許予楚而易楚之葉以圖存耳及茲既四十三年前皆謹事楚近以昭之五年楚子與三歲伐吳未有間其卒適與蔡侯陳侯皆不以師會楚子憤甚既以去年冬滅陳又將於明年冬滅蔡而此年之春則乘之以遷許于夷也左傳謂夷實城父杜注城父縣屬譙郡今江南鳳陽府

亳州東南七十里有城父故城。汪氏克寬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於此也。此得其實矣。至傳詳遷許之事，楚奪葉而與夷，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使伍舉授許男田，使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州來在淮南，而取其田於淮北，以益新遷之許，從以夷之田，國不足以安許哉。亦因夷本城父，楚以城父人遷于陳，而又於城父之令為夷者，裂其濮西之田，以益城父人。乃別於夷之外，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許焉。許無州來，雖楚地。而瀕吳，經於明年冬十月，書吳滅州來。許復何能有其田也。耶至是而許之危弱甚，不同於滅者亦無幾何矣。凡皆由楚虔之貪暴，不欲許男有楚之葉，而使遷於滅陳所并之夷，故至此。然春秋以許之自遷為文，不書楚遷許于夷者，殆亦蒙前後文，存陳之意，以述存許也歟。

夏四月陳災

等見宋氏鉉翁曰陳已為楚所縣俾其臣偕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剪於楚特若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按此申明公穀存陳及閔陳而存之之意較諸說為透

秋仲孫貜如齊

一管見仲孫貜仲孫羯之子也後謚僖子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按此前二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舍如齊涖盟則及茲三年而仲孫貜如齊以為殷聘之禮是矣但此為恒事春秋例不悉書今書者殆以魯三家之盛如昭之七年冬季孫宿卒八年秋之蒐于紅即其子季孫意如之嗣為卿者也勢嘗浸而益盛故論已昭四年冬叔孫豹卒越三年為昭之七年其子叔孫舍如齊涖盟亦為卿此於魯之季處而叔出所自來固能踵之至於仲孫羯卒以前襄公薨之三十一年卒歴此昭公立之九年既十年矣而其秋亦復有子仲孫貜如齊焉由七年之暨齊卅以

重結好，即當伏其鄉以時殷聘於齊也。維時仲孫貜見屑是命。寧不與前叔孫舍之如齊涖盟者，同得以宗邦聲聞著聞於大國乎。然則魯三家之在昭公時，絕不見其有一類於衰敝者。而昭公之難乎為君，於斯亦概見矣。

冬築郎囿

嘗見桓公四年春。公狩于郎。知郎之為囿，以行狩。由來久矣。至昭公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是非築囿也。囿以行狩，臺以觀狩耳。若此昭之九年冬，不書築臺而書築囿，俞氏皐曰：創立。例書築囿。有垣之苑也。然則郎本為囿，而復築之，則欲加廣于其舊矣。此其假沒土田以規其域，因之縈以周墻，計役勞費煩劇。豈昭公之擁虛器者所能興哉。殆皆由季孫意如之私志先定。亦告公而假其命以為歸怨之地，與季孫意如何為而為此。為昨八年秋之蒐于紅，既以季氏所屬之中軍耀武，尤當并叔仲二氏之上下半共統之，為三。半以振威于大蒐也。觀于十一年夏大蒐

于比蒲又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閒皆即在今九年冬所築之郎囿焉爾惟初築而未成則猶稱郎囿及其既成則加以二名曰比蒲曰昌閒也猶之莊公築臺于郎至文公時之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是未嘗不異名矣郎臺改作郎囿添作又何疑於郎囿既築而不能無比蒲昌閒之異名乎至論其命名之所以取義則又欲益其築郎囿之浸沒土田以妨氏業也郎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即魯之棠邑以隱公嘗觀魚於棠有觀魚臺故取以名縣焉從可知郎與棠地相接本多下濕其自生之蕭與昌殆彌望皆是也字典蒲水艸可以為席亦有可供食者周禮醢人有深蒲詩大雅維筍及蒲是已比音毗即蒲生密次之狀昌通菖本草蒲類之昌盛者公食大夫禮有昌本注謂昌蒲本菹屬左傳亦饗昌歜皆不作菖閒猶今言中間謂昌之隙處也以是名郎囿之增築者不皆直指為汙萊所在固宜為之閑防以畜獸俾得教兵戎於田獵我然魯之郎囿一而已以增築而

有比六又邑間之名。適見於經則郎囿之加廣於隱[illegible]惟倍之而已。以爲無妨於民業其誰信之故春秋於此年冬但書曰築郎囿。初不指目其築之者。惟合參於後之書比蒲邑間而其築郎囿之罪狀已爲倂貫卽可於此蒲邑間之而書大蒐而不書狩者。並前之書蒐于紅[illegible]則知稱狩者爲昭公稱蒐與夫蒐者國爲季孫意如[illegible]何待明書季孫意如之築郎囿與。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管見〕齊惠公之後有公子高。公子欒。爲欒高氏。高生公孫蠆欒生公孫竈是稱二惠昭三年公孫竈卒于欒施嗣爲

卿八年公孫蠆卒子高彊為大夫少欒施為治其室殺蠆家宰梁嬰殺惡其不忠於高氏耳其他家臣私於梁嬰者皆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欒氏陳無宇前與公孫蠆善亦授甲將助之是欲傾欒氏而逐施矣或以告欒施施不信則數人告將適高氏又數人告于道乃如陳氏此告者適從何來耶是時陳無宇將出聞欒施至而還去戎備著游戲之服以逆施施問陳無宇所之報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之乎曰弗聞無宇乃翻然曰子盍亦授甲我請從之夫無宇先將助高氏攻欒施此復改助欒氏攻高彊何變詐乃爾而欒施則止之曰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為之立宰若轉而相攻其如先人何子盍謂之使無攻我陳無宇乃稍顯曰頃公靈公將降福於子吾猶有望矣此言將誰欺乎益齊景即位既十六年其廷臣以欒高為最陳鮑亦即次之值茲高彊少而附於欒施鮑國亦衰而黨於陳無宇故陳氏之與欒氏外和而內忌欲乘高氏之生釁而圖之未得遂

□□不能以忘情也乃及茲十年夏没言高彊惡陳鮑氏□□何欒施以共攻之亦將有人告陳無宇並告鮑國其告辭若可不謂由逆離者之陷為指使耶當陳無宇授甲而如鮑氏遭高彊醉而騁遂見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無宇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以此論之伐者有罪被伐者宜無罪矣無何高彊謂欒施曰先得公以自助陳鮑焉往從之欒高欲入景公不聽遂伐虎門虎門為公之寢門而稱兵以犯之則罪在不赦夫非尊由自作與至公使王黑以靈姑鉟之旗率戰于稷門敗之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則亦圖苟免於不可活之罪已也若夫傳言欒施高彊而經但書欒施者注謂高彊非卿故不書春秋重誅首惡蓋亦有此例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管見〕此年秋七月之帥師伐莒亦因莒之來伐而伐之耳前襄公末年莒人弒其君密州魯以昭公元年三月取鄆乘其亂也秋叔弓帥師疆鄆田至五年夏莒牟夷又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魯納之於是莒師來伐故其秋七月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也及茲既越五年莒之亡四邑而又敗師豈得忘情於魯哉亦足知魯今之帥師伐莒為應兵非莒師不起而自魯始也徒以莒人退走不敢戰則不得如前此敗之于蚡泉者必當夾入莒師以實之乃但書伐莒而止也季孫意如之帥師於伐莒始見觀其八年秋之蒐于紅固宜踴躍用兵矣欲不親行也得乎其佐之以叔弓者亦謂蚡泉之敗莒師有成績於此仍得資其出勝算耳至於挈仲孫貜以偕行又或因其去年秋之如齊克肩使命尤欲使之歷戎行以徵其武用之有備與

戊午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晉見[illegible]外於晉侯之卒其有使如晉會葬而特舉其名氏者甫惟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乃一見此惟昭公十年秋七月戊午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乃再見皆有為也公子遂初為僖公所寵任文公立黜之用公孫敖未幾而復改用公子遂卒成十八年殺子赤以立宣公之禍故先於文公六年之十月特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欲以著其能逞逆惡者之因是基始也叔孫舍事昭公其二十三年為行人以如晉晉人執之踰年而始歸叔孫舍無所屈於晉卒成二十五年失志從公而不附於季孫之節故亦先於昭公十年之九月特書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欲以著其克效忠勤者之從此見端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管見此年十有二月不稱冬孫氏復以為脫字殆未必然按禮記月令言季冬行夏令則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又前僖公三十三年書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氣候之失正或亦有見於今之昭十年者春秋以是為季冬行夏令也故特不書冬以紀時變焉至於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則但詳其月日可耳豈必同於史冊之編年者並當然之以時也哉

十有二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管見宋公成以妾子得立為世子由魯伯姬歸為宋共公固之夫人亟請於共公而立之其賢素著共公以成之十五年卒世子成嗣之在位四十四年歷魯之三侯嘗重伯姬亦重伯姬所立之宋公成也故襄之三十年夏五月甲

十宋伯姬卒。秋七月公使其卿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及昭之十年冬十有二月。甲午宋公成卒。十有一年。春二月。魯亦使其卿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呂氏閔曰。卿共盟主之葬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此於當日之情事。猶覺未審。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霽見前楚子以三年中聯伐吳。其後之一舉。使薳罷帥師。徵師于蔡陳許。不應。遂怒其叛楚。于是罷吳師一年。及昭之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九年春。以許遷于夷。又踰一年。為令之十一年。輙有事于滅蔡。故其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以詐圍其君。以強陵其國。一時並。起勞分

而機慝楚子之謀蔡其惡極矣名楚子者高氏閌曰蔡侯般弒逆之罪雖義所當討而楚子亦弒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耳按此說最得經旨蓋昭之元年冬楚子麇為令尹公子圍所弒其跡甚秘故但書卒而已惟其下聯書楚公子比出奔晉使人推其出奔之由乃知比為右尹實偪於令尹公子圍之弒麇而自立也圍實弒麇而使其罪在隱躍間者何以故為圍既自立而更名曰虔欲有以自匿耳直書公子圍弒其君麇而輯不得質乃因此年之誘殺其弒君之蔡侯般特追正其罪而書之曰楚子虔以為是殺蔡侯般者即弒其君麇之公子圍而更名為虔者也楚子虔何以別於蔡侯般乎至其誘殺蔡侯般所以誘之者傳特稱蔡大夫以為幣重而言甘彼楚子之誘蔡侯詎須以重幣哉請其言甘則近之矣其言如何由楚子殺蔡侯于申以推申為楚地在今南陽之宛縣去蔡頗遠即昭之四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

男與[illegible]子[illegible]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並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之地也令楚子復至於申召蔡侯般當謂蔡之事楚伐陳許若久此先六年之遠罷伐吳蔡亦不復會師必於蔡陳許之欲叛而蔡不能以有興耳是陳許在所必懲而蔡猶可原矣且此日之伐吳其事未竟則往時之會申其好猶當修也以是召蔡侯般蔡侯亦知楚子貪而無信不敢行而要有不敢不行者固竊料不行而進楚子楚師必至即將與陳俱滅並無望如許之仍得還矣無何蔡侯般至於申見楚子楚子伏甲以饗蔡侯遂醉而殺之蓋欲使蔡無君而乘之以取其國耳於時楚公子棄疾先受命於楚子亦度蔡侯至申之日亟帥師圍蔡以環而攻之也再按此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有正意亦有餘意觀此年之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其脩以正蔡侯般弒君之罪者此其終事也而公子棄疾之帥師圍蔡夫非其始事乎不早惟是觀此後二年之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

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以代虔其足偕以正楚子虔弑君之罪者此其後事也而公子棄疾之帥師圍蔡夫非其先事乎足當推論之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管見〕魯之妾母書夫人者自僖公之母成風始其卒亦書薨此歸氏為齊歸乃敬歸之娣昭公之母也於此年夏五月甲申書夫人歸氏薨有自來矣至前之襄公薨立敬歸所出之子野以毀卒將立昭公穆叔不欲以為子野本非嫡嗣何必立其娣齊歸之子是子野之母亦非襄公之嫡夫人矣然自昭元年至哀十四年再無有卒葬公夫人者何哉其或以襄公之夫人國無子而年有永猶得存于春秋之後故不及書其卒與

大蒐于比蒲

[illegible]蒐于紅不稱大此曰大蒐則與襄公十一年春[illegible]三軍同矣此蒲乃郎囿之分名由季孫意如以[illegible]年[illegible]郎囿而增之既成因特及此十一年五月令中軍合於上下二軍以試大蒐也然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孔疏無事者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此年上書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非有喪事乎小君猶在殯其國卿季孫意如乃從事于大蒐則負罪已重若復強請於公以致公亦不免越紼而行事而季孫意如之罪益不可勝誅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illegible]見昭公元年六月丁巳邾子華卒前於襄之二十八年春來朝與魯爲好故魯亦及其卒年之秋使人會葬邾悼公也悼公之後邾子穿嗣之即位既十年當今昭之十一年邾子以其五月來請盟焉適月之甲申公母夫人歸氏

共公在喪喪不貳事禮辭之顧以異日可也而必使仲孫蔑會邾子盟于祲祥者豈公之志哉徒以季孫意如當國共父季孫宿乘莒亂以圖莒莒亡鄆鄫牟婁及防茲四邑憤而伐魯魯復敗其師于蚡泉僕怨四年餘又於去年秋來伐季孫意如與叔弓仲孫貜共師師伐莒蓋亦以莒為勍敵也而莒遠退走不敢戰夫非力圖後舉且謀得邾以自助乎討自襄之八年以後十八年以前莒之伐我東鄙以者三侵我東鄙者一又續以邾之伐我南鄙者一至再焉比賓莒結於邾之前事也賴爾時晉侯初立襲悼公之餘烈會溴梁而並執莒子邾子盟祝柯而又獨執邾子魯於是乎始安二一越于今莒之強如故而晉之霸益衰莒苟復務邾子以病魯晉能復執邾子以庇魯耶魯將備莒之憂必急歡邾之好故當此年夫人歸氏薨之五月邾子來會公不得自會則即使仲孫貜會之初不假其出會而犯禮邾子来會而請盟公不得親盟則即使仲孫貜盟之卒不顧其重盟而輕喪也凡皆季孫意如之私志惟所欲為而

小於此者。夫至殺祥地名。杜注闕。或言
當在今兗州府滋陽縣境。未審果否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管見 曾于厥憖左傳以為謀救蔡路未必然楚子之滅陳在此前四年晉亦置若罔聞則其漠視邊許又毋論已及此年之夏四月楚子誘殺蔡侯般于申公子棄疾旋帥師圍蔡蔡將與陳俱滅矣晉更何以救之蔡在陳南欲救蔡必先復陳欲復陳必先敗楚晉文城濮之役既為[illegible]稱繼即厲公州蒲之幸勝于鄢陵亦不可再也晉之[illegible]何敝號召諸侯之卿大夫以倡言救蔡乎且楚之先誠陳尚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欲立公子留陳侯以是卒陳之亂已極矣至蔡侯般以世子弒其君固又為亂賊之尤其自立為君十餘年未聞有討之者彼晉之韓起主于救

蔡將執何辭以詰責楚子哉蓋其不能不為此會者以晉之韓起執政十一年深咎前趙武廢定弭兵之說使向戍成之盟于宋頓使晉楚並霸閱五年又為之會虢以固前盟是時之公子圍即此楚子虔也其横暴之狀晉與諸侯之卿大夫已共覩矣未幾而陰謀楚子麇以自立輒為會于申定議代吳暌三歲不得志乃借端滅陳復遷許今尤期於滅蔡皆宋之盟有以啟之也自是以往楚子虔不死晉之外惟齊患差緩他若魯宋衛鄭及曹杞浸將及此滅陳蔡之後伺其閒而圖之庸可不早慮乎以故於此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皆晉韓起之所招集欲使合其向之會于虢者轉而從今之會于厥慭者也其會無他約誓惟各慎固封守除戎器以戒不虞伴楚子虔恣行肆惡罪盈自斃已耳若蔡之事楚久楚不稍而救其君圍其國勢必不救即相從於已滅之陳則亦與遷許俱毋論焉可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管見齊謚也。夫人別為謚而不從君，自桓公之夫人文姜始，其後亦率以為常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管見胡傳，世子為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命有者，父母之使。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屈就擒虜，用其身而不顧，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越八與權同楚虔誘殺蔡君而圍蔡，頓兵八月，蔡城不下，則[illegible]世子有不背為之服也。城陷就執，虔怨其淹楚之師[illegible][illegible]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也。按前稱師，師則公子棄疾之圍蔡，楚子固猶然居于申，非至圍之既久而滅蔡，則但稱師不稱師。是圍蔡之役，及楚子自申至蔡，而蔡始滅矣。其執蔡世子

有以歸用之蓋使刑人截其耳以告功于廟與詩稱獻馘同也非殺牲以祭之比至傳指所用之地曰洞山不言其為其山亦無可考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啓見昭公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傳謂燕簡公多嬖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懼奔齊然未聞其別立君也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其為納北燕伯必矣卒之弗克納故獨書伐北燕而止及茲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曰因其衆也注謂因陽之衆欲納北燕伯而因以納之耳然陽為北燕之別邑豈嘗入其國都而正北燕伯之為君乎計前衛侯衎亦出奔齊衛孫林父甯殖立公孫剽後衛侯入于夷儀甯喜弑

其初剽衛侯衎復歸于衛是雖出奔而國仍有屬及其復歸而身亦有終矣若夫北燕伯之出奔齊亦同於衛侯衎令得高偃帥師納之于陽又何異於衛侯之入夷儀乃然其間已歷十年初既無誅殺之賊人卒亦無反正之心[illegible]夫非燕大夫之比黨據國即共成一燕君卒是為常亦無能使燕君之去國者雖假齊勢以入於燕之別邑而追[illegible]能有其國哉春秋書此蓋深慨於君弱臣彊之故其變態為蓋奇也陽杜注燕地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東有漢唐縣故城春秋時曰陽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發明左傳曰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高氏閌曰公始以卿敵引共平公之薨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按合觀

傳說其意始定。

公如晉至河乃復

詳見左傳云。公如晉至河乃復者。以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此年夏。公如晉。晉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按前之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若米取郠。經文。當繫之。伐莒之下。與元年叔弓之鄆。及四年再取莒所滅之鄫為一例也。而胡以謂闕乎。且計昭公之十二年中。絶未嘗有莒子之從晉。從莒則雖愬於魯之取鄆。亦無緣哭見晉侯而愬之矣。又晉侯夷。終立。二年公之如晉。始朝也。縱使莒子不揣。浸以取鄆赴愬晉。侯豈肯。以此慭魯。而辭。公。公之來朝。至河者哉。是必不然。竊意此年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左氏為之傳。以明年叛之。叛乃帥師圍費。事相通。撮其大要。特為季平子意如不[illegible]費宰南蒯。南蒯私謂公子慭曰。吾出季氏。而歸其[illegible]之為[illegible]

公，子更代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公子慭許之。及公如晉，公子慭從。既而南蒯將攻季氏，懼不克，輒以費叛，入于齊。公如晉，至河，則南蒯之亂，乃自河而復，不得卒如晉。及公子慭奔，其朝幣以致命於晉侯，告以故。是則公之旅來言遵為侯於晉平，南蒯之作難，而自復耳。以視昭二年之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費由晉侯平公辭之者，其言同，而其言之意自別。

五月葬鄭簡公

簡公，前襄公七年晉會諸侯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實由鄭卿公子騑者欲阻鄭伯之如會，而背以從楚，鄭伯不聽，遂使賊夜弑之，以瘧赴諸侯。諸侯疑而莫能察，亦於其明年會蕭，鄭僖公，次則其君弑賊未得討，遂進而行之，反採樹之，使鄭伯髡頑銜冤地下，豈不哀哉。簡時其子嘉生五年，耳奉而立之，立三年，而後盡殺其首惡公子

駢並其黨公子棼公孫黑亦庶幾得以康鄭伯見頑之靈也自是在位及三十六年襄公以前何嘗間鄭之執政有良大夫乎惟昭之元年會虢及昭十一年會厥慭兩見鄭罕虎者差强人意且引子産佐之鄭用以寧然則此年之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獲保首領以沒至茲五月楚鄭僞公爲之除道而殲諸侯之賓集不憚日中而始返亦可謂大幸矣

楚殺其大夫成熊

管見楚殺其大夫成熊春秋不削其爵而並標其名氏蓋大夫之良而敢於犯楚子虔者說文虔虎行貌前楚子郟敖名麇麇鹿屬亦呼爲麞虎能噬之然則楚公子圍之弑麇自立而更名曰虔亦欲著其威之所及皆麇然莫之敢攖云爾而其時有大夫成熊者爲前楚令尹成得臣之後因氏成而以熊名熊爲雄義唐柳宗元羆說曰鹿畏貙貙

與是虎長羆熊本羆類，亦虎之敵也。此大夫能不畏楚虎而自成其熊之名，固當。但顔諫諍，雖死亦不避矣。此數年中光子叛陳，退許，旋復滅蔡，而於蔡尤為虐焉。先既誘殺蔡侯，殺于申，後復以滅蔡而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其大夫成熊能不逆其惡，直以進規，與楚子雖惡其逆耳而猶斥為惡也，可勿論也。至是而忽殺其大夫成熊，則何以故。傳謂其戍諸成熊於楚子，是矣。但其譖之之辭必誣為退有後言，肆情誘訕，楚子怒，遂命殺之。然楚虔之虎威足以殺大夫，而大夫之自成為熊，獨能犯楚子之虎威以死而不惜，其名氏不可沒也。古以熊為男子之祥，亦以比丈夫之雄。人之克體此意以自成其身者，曾有幾哉。如楚大夫成熊，則真奇男子、烈丈夫矣。紀其名氏，不即足以微其行跡也耶。或曰，春秋書法，此條直以名氏作傳贊，似為創例，在他經亦有可援以共證者否。曰，有。昔秦穆公卒，其殉葬用百有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子與焉，皆秦之良，國人哀之，賦黄鳥。其首章曰，子車奄息。奄，屏也。屏息者，為端人，故

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二章曰子車仲行仲中也中行者為正人故曰維此仲行百夫之防三章曰子車鍼虎鍼刺也刺虎者為勇人故曰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維為思維之維皆謂因其奄息仲行鍼虎之名而思之而子車氏之三子其並為秦之良者已可概見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管見夏五月公如晉公子慭從之至河公聞魯有費宰南蒯作亂乃復使公子慭如晉慭卒事而還及冬十月以與於南蒯之謀欲去季孫意如而代其位南蒯憚不克遂以費叛公子慭聞之不敢入魯乃不復命於公而出奔齊

楚子伐徐

管見自昭公四年以來楚子會盟三歲伐吳最後伐遷羅御師亦徵師於蔡陳許以乃徐而貸不若先之與伐吳者各以師會楚子怒其叛也先以八年冬十月滅陳於九年春遷許夷一年為十一年其冬十一月復滅蔡而今乃及此十二年之冬十月尤有事於伐徐耳左傳云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然則此年之書楚子伐徐正欲見明年之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者實因於伐徐故其弒之地在乾谿也

晉伐鮮虞

管見鮮虞杜注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今直隸真定府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故城俗名新城鋪其地有鮮虞亭史記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又路史國名紀子姓國鮮虞子中山新市也有鮮虞故城白狄別居種彼大晉伐

之扶地志以直隷真定爲鮮虞其地左界太行太行起河而及山西澤潞迤邐而接大同之恒山多爲狄所萃居各成部落以爲北狄别種可矣必舍北而稱白則泛若夫鮮虞所據本爲中國諸侯封地所由來莫可的指則其或稱子姓或稱姬姓姞置弗論可也但自入春秋以來書狄之爲雜者絶不聞有鮮虞及兹昭十二年晉獨何爲伐之且自今伐鮮虞以後十五年再書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至定之四年五年既書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又聯書晉士鞅帥師伐鮮虞未已也哀公六年仍特書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其間亦絶不聞有書鮮虞伐晉者則其罪專在晉矣故此年之初伐鮮虞特書晉以貶其君與卿而斥責之於鮮虞無譏焉晉字須重讀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晉〕見費宰南蒯以費叛故季孫意如使叔弓帥師圍費之春秋書此者見意如以公臣而叛君則南蒯亦以家僕而叛主效尤之罪加甚遂至起兵動衆環而攻之如敵國然可不戒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晉〕見乾谿杜注在譙國城父縣南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東南有乾谿與城父縣相近即漢之城父縣也前昭公元年楚子麇卒實由公子圍弑之今所謂楚子虔者是矣於時右尹楚公子比避其難遂出奔晉及茲凡十三年值去年冬十月傳稱楚子虔伐徐次於乾谿為之援其先嘗使公子棄疾君所滅之陳蔡主方城之外有事蔡大夫朝吳之觀從率羣失職者以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既至盟諸鄧帥師入楚殺楚太子祿及公子罷敵脅比而立之使令於

乾谿曰先至者役共田里師潰而歸楚子虔縊而死春秋於此年夏四月書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家氏鉉翁曰比雖未嘗事虔然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國十三年比自外來歸為君而虔死不曰弑君可乎是固然矣但此書楚公子比之弑其君虔尤欲為楚公子棄疾之弑其君虔定案耳啖氏助曰棄疾以圖君位而殺比其罪均也然則觀下文聯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是知棄疾之欲代虔為君與比不兩立其以殺之者奪比之魄而賛攝其魂體猶一體心猶一心行猶一行也彼弑其君虔於乾谿者可猶以自晉而歸於楚之公子比尸其名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管見]汪氏克寬曰楚共之子長則康王次虔次比次黑肱次棄疾棄疾因虔無道而謀代其位以己次居幼不足以服國人故脅比而立之其意與蘇氏轍直綱棄疾以比為名者正同是為得其立比而旋殺之之情矣至殺比之始

末詳載左傳初稱觀從謂公子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比曰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縱關國夜駭曰王入矣棄疾復使人周走而呼王至徧國中國人大驚棄疾使蔓成然走告公子比曰王至而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衆怒如水火不可犯旋又有呼而走告者曰衆即至公子比懼乃自殺他有從之死者姑與弗論可耳於是棄疾即位更名熊居蓋比于普背學故凡楚之不成君無號謚者皆謂之敖比亦從其例焉爲氏問曰棄疾本圖位而脅立比比既立遂殺而篡之改名居蓋弑君之人名往往候之第故公子圍改名虔公子棄疾改名居也大非疾之卑其啟殺而詐若此當時惟觀從得窺其秘而已至若公子比首不將瀕死而亦無辭也哉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管見 討前襄公二十五年夏晉會諸侯于夷儀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至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及諸侯之大夫于宋秋七月辛巳盟于宋使晉與楚爲成將弭兵以寧中夏也自是以後及今昭公十三年諸侯之不親會盟而惟以大夫會盟者既經十八年矣初昭之元年春正月晉趙武楚公子圍復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以固宋之盟其冬十一月公子圍弒其君麇而自立更名虔右尹公子比出奔晉四年楚子虔遂會中伐吳五年及六年又聯伐之未得志八年乘陳亂滅陳放公子招殺孔奐九年遷許于陳之夷十一年誘殺蔡侯般旋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值昨十二年復伐徐楚子次于乾谿爲之撥横暴極矣今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

弑虔于乾谿，皆公子棄疾為王謀，其實欲自代虔而弑先以弑比，以為名也。於是立不滿月，旋殺比而篡其位，是有尽此共陷張諸許，尤惡于楚子虔，諸侯其能堪乎？晉乃大以年秋，而以會于平丘，使諸侯相視瞭，即期以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共。矢一心并力以絶楚而為之戒備也。正合會盟于宋以速會說，皆以大夫從事耳，令欲續前之諸侯會楚復以同盟于重，卿皆令諸侯畢集，其能致乎。因思襄之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由悼公假寵于周，而請王卿單子，以從盟。故其時齊為晉匹，齊侯不至，其世子光亦至焉，不爭唯是。陳久事楚，而陳侯忽使其臣袁僑如會，晉亦即於月之戊寅，使魯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悼公以是待諸侯，而爾亦以報雞澤之同盟，從以單子，今會于平丘而重之以同盟，亦得劉子以涖焉。可知經於此年秋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即繼書八月甲戌同盟于

平丘遂盟以為不有劉子晉固未能必得此會以同盟也果若會于平丘之先傳言晉侯起平丘而今吳子[illegible]是在下邳即今淮安府之邳州吳子以水道不可辭之將還度此事亦所必有初悼公既會諸侯以同盟雞澤欲通吳以衡楚一自會吳于柤遂與諸侯勤三駕之師鄭由以服楚莫敢與爭然則楚之居固南鄉苟懷北方可圖之鋭志亦賴吳之有以牽掣其東也在今之晉侯夷不亦熟[illegible]而審計哉以故平丘之會盟諸侯猶在後而其欲會吳子于良者乃獨先也然至良而吳子辭會當其遷至平丘用叔向示威之言使羊舌鮒攝司馬治兵于邾南甲車及四千乘亦無聊之極事耳其足以震懾諸侯也耶春秋書此特以志晉合諸侯由是止鄢陵之後參盟復作晉不主盟矣夫晉昭立三年以諸侯會于平丘亦即同盟於平丘而其無能為之勢已可推見彼先之求會吳子于良而不得會其忍恥尚堪言哉故雖倚有其事而經則無文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管見 左傳言平丘之會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illegible]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知公不不與盟者職是故已但爾時之愬於晉嘗先莒而後邾[illegible]自昭公以來魯乘莒亂以元年三月取鄆秋疆鄆田四年九月取鄫所滅之鄫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魯納之莒愬甚以師伐魯魯又敗之於蚡泉[illegible]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復伐莒則莒之怨[illegible]情於魯哉適當魯伐莒之月戊午晉[illegible]侯在位及三年而徵諸侯會于平丘以[illegible]

國莒子為首數國必將以存故怨于晉矣至于邾子茲丁以昨十一年夏以仲孫遬會之盟于祲祥而令輒棄盟以附和莒子其亦有所悅心之取邾田自漷水雖久而恐不得釋莒子引之而謀予亦從之與夫莒邾同怨其將如何茲欲晉之聽其怨而遂執公耳前襄之十六年晉平公承悼公之餘烈以其元年會諸侯于溴梁晉聽魯之怨而執莒子邾子以歸後又以其四年盟諸侯于祝柯晉復聽魯之怨而執邾子夫豈不欲因此平丘之會怨魯於晉而即得晉之遂執公乎且悼公以前為晉厲公州蒲以成之十六年秋會諸侯于沙隨不見公公復從晉伐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羊傳曰執者不舍而舍者公所也注謂昭公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令言舍者以公在苕丘故也據此則是年九月但書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諱公之被執也令使晉侯與欲執昭公不亦有前事之可踵行者乎然晉昭猶未收如鳩公州蒲之橫暴自逞也故獨使公不與盟而以莒邾之愬

[illegible]公之意亦惡如以歸而已。其執歸于晉，傳言所以然

[illegible]以爲常。之使狄人守之，與國公之執者，亦行

[illegible]不言會之，亦以著令之公不與盟，而

[illegible]國史而本書公至自會，蓋幸之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河南劉氏絢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故[illegible]爵，皆歸于，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皆喪非諸侯，至此始立也。高氏閌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靈之惡，而歸恩于己也。吳氏澂曰：廬，蔡靈公般之孫。吳，陳哀公溺之孫。當有其國而為君者也。故三說已盡經旨。

冬十月葬蔡靈公

管見陸氏淳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按蔡靈公般。以世子弒其君固而自立。則弒君兼以弒父。是為亂賊之尤矣。既越十三年。乃由楚子虔誘而殺之于申。論周官九伐之法。則當殘之。暴露猶失刑也。何葬之有。及楚子居復蔡。蔡侯盧或請于楚而葬之也。不然。胡由而得葬乎。然楚子居亦一蔡侯般耳。方名立公子比。而弒其君虔。旋復自立而殺其所立之公子比。則是賤弒而君也。不又為亂賊之尤哉。今值昭之十三年冬十月。適以楚子居而葬蔡侯般。故春秋不削蔡靈公之葬。欲並見楚平之許葬蔡靈公者。皆為亂賊之尤。乃見其生而同惡。死而相恤。有如此。

公如晉至河乃復

管見左傳云。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以此推之。辭公者。非晉侯。乃晉卿耳。晉政多門。其諸卿皆招權納賄。而詑強家。故不必告之晉侯。即可私于

季孫意如而使辭公也。蓋公之如晉也，以□□平丘之會于
平丘□□□□邾□之愬，未得與八月甲戌之□□盟，而其不與
盟□□季孫意如同執之以歸于□□□□□當其公至自會
時□此月執人於其冬十月如晉□□□□朔而侯以歸其
疾□所惟季孫意如之在晉□之□□公見晉侯，而晉侯
□以陵暴□□□之故。公或以為□□□□□如之事拒而出
于此。縱有以自解其執之者能□□□乃急賂求。晉辭如
傳所稱荀吳韓起子之等並及其大夫之可任使如士景
伯者皆有賂遺。假晉侯之命何公之至河而辭之。公安得
辛如晉晉哉。此其至河乃復實由在晉之季孫意如有以使
晉辭公。而晉侯亦不知也。
宜公之惘然以歸而已。

吳滅州來

【附見】州來淮南下蔡縣是也。今壽州北三十里有下蔡城
劉氏敞曰。左氏謂州來為楚邑非也。州來本小國世服于

楚未嘗特與諸侯盟會。嚴氏啟隆曰。州來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吳往州來。可以窺楚。楚控州來。可以禦吳。故州來吳楚之扼[illegible]也。按前成公七年。吳入州來。入則取之。不待言。而仍未[illegible][illegible]也。及茲昭公十三年。歷五十六年。而吳滅州來。則州[illegible][illegible]吳有矣。左傳又于十九年。稱楚人城州來經不書。當不[illegible][illegible]也。自令滅州來以後。歷二十四年。為定公四年。吳入郢。郢屬楚都。而吳之入郢。遠與昔之吳入州來。同何以其[illegible]石比。然則令之滅州來。自昔之入州來始後之入郢。又[illegible]昔之入州來。而令滅州來。始吳嚴氏[illegible]州來為吳楚之扼吭。吳得州來。即可以窺楚。豈不誠然乎哉